

往想象驰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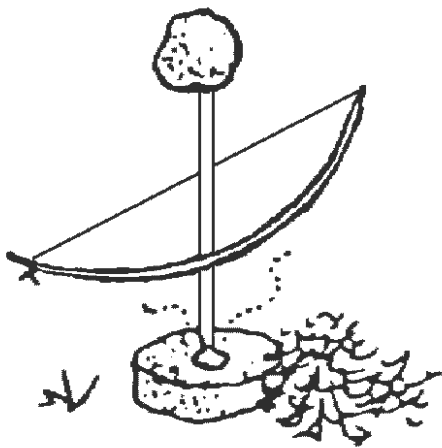
PB01000846 张 铷

陶艺，顾名思义，就是陶的艺术。在一个学期的陶艺选修课上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自己第一次真正的尝试了艺术创作，并体会到其中的乐趣。

我感觉到陶艺的创作不应受到平常生活的种种束缚。我们现在的专业学习太强调逻辑，缺乏情趣，与人性渐行渐远。而陶艺给了我们往想象任意驰骋的机会。每次，我都非常盼望上课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解脱。

第一次进陶瓷艺术中心，老师让我们随意创作。我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因为我已经习惯于出题，解题的模式。这种模式突然消失，使我失去了安全感。我痛苦地思索了好半天，到底做个什么呢？最后决定捏个人吧。人，最熟悉了。我没有注意到陶土的特性。它毕竟是一种软的物质，想要让一个东西立住，必须将底部做大。我没意识到，所以这个泥人的腿由于无法支撑沉重的身体，总是断成两段。不过，我最苦恼的是手不应心的问题。陶土被我揉捏着，我努力让手与之熟识，对于我的手来说，陶土是很陌生的，它那种粘乎乎，湿漉漉以及杂质摩擦手掌的感觉是很陌生的。从完全陌生到熟悉不是一堂陶艺课所能做到的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我想象着我的泥人应具备的神态、举止、体型，但出来的作品与我想象的大相径庭。

我想要捏好一个人实在是件很难的事。因为它的技巧性太强，有很多细微之处很难把握。我在沮丧之余分析了我失败的原因。第二次，我决定做一个强调想象力的东西。于是我和同学合作了一个作品，我们命为“手掌乾坤”。大意是一只手握住地球，我从这个作品上，发现自己正在跳出加在脑中种种的束缚框架，这使我甚感欣慰。我们先捏了一只手，还非常细心的做了指甲的痕迹，尽管手的下部无论怎样改进，



还是有些变形，但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。接下来，我们抓了一团泥，正准备揉成一个球。有位老师走过来告诉我们揉实心球，放在炉子里会烧裂的，应在里面放些填充物，外面做个球壳即可。我们恍然大悟：这也是需要顺应其热胀冷缩规律的。

第三次，老师命题让我们做自己的姓氏，我姓张。“张”字的意义是一个老人拉弓射箭的状态。这是一个会意字，我尽量将一些特征做得夸张，将头发做得很长，以使作品达到个性张扬的效果。

最后一次，要求我们做个烛台，考虑到烛台的特性，我将它做的比较美观，并命名为“莲花烛台”这个作品是多层莲花台的累积。最下面是一个大莲花台，越往上越小，直至只够放一只蜡烛，烧成后，我要将它放在书桌上，反复赏玩。

经过这几次的实践以及一些理论学习，我越发感觉到：陶艺是一门集创造力、技术性和科学性于一身的艺术。我发现了我自己心性中过分谨慎、不够宽广的不足，在陶艺课上，我刻意地将作品做的粗犷、大气，以求使长期受压抑的身心得到释放。

在科大这样的理科重地，我感觉到同学们大多缺乏艺术气质。学究型的学生在科学的道路上无法走得很远的。接受艺术的熏陶会助我们走好。